

<<废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废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734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7342

出版时间：2009-7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贾平凹

页数：46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，‘至今十七年矣。

十七年后，再见庄之蝶，他依然活着。

在此期间，《废都》遭遇了严峻的批评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知识分子对《废都》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：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：这个叫庄之蝶的人，这个“颓废”、“空虚”、“堕落”的人。

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，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，但我也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件事不曾明言：作为文学人物的庄之蝶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镜鉴——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，反正，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。

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—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，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：我依然认为《废都》中的“口口口”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。

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“口”时，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《文明与禁忌》的影响，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入几乎人手一册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，他彰显了禁忌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，他确实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。

但是，在我看来，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——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，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

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种“躲猫猫”式的狭邪玩笑？

<<废都>>

内容概要

贾平凹是《红楼》解人，他在《废都》中的艺术雄心就是达到那种《红楼梦》式的境界：无限地实，也无限地虚，越实越虚，愈虚愈实。

一部《废都》是一张关系之网。

《废都》一个隐蔽的成就，是让广义的、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中国当代小说。

贾平凹复活了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，基本的情感模式，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，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古人，我们忽然意识到，这些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基因里就睡着古人，我们无名的酸楚与喜乐与牢骚在《废都》中有名了，却原来是古今同慨。

比如乐与哀、闹与静、入世与超脱、红火与冷清、浮名与浮名之累…… ——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，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。

此即《废都》。

<<废都>>

作者简介

贾平凹，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。

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母亲是农民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，沦为“可教子女”。

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，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。

此后，一直生活在西安，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。

出版的主要作品：《商州初录》《浮躁》《废都》《白夜》《土门》《高老庄》《天狗》《黑氏》《美穴地》《五魁》《妊娠》《怀念狼》《病相报告》《秦腔》《高兴》等。

曾获全国文学奖多次，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，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。

以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韩、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种版本。

章节摘录

一千九百八十年间，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，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，一日活得泼烦，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，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，甚感疑惑，询问了，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，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，花就十分鲜艳。

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，用衣包回，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，只待有了好的花籽来种。

没想，数天之后，盆里兀自生出绿芽，月内长大，竟蓬蓬勃勃了一丛，但这草木特别，无人能识得品类。

抱了去城中孕璜寺的老花工请教，花工也是不识。

恰有智祥大师经过，又请教大师，大师还是摇头。

其中一人却说：“常闻大师能卜卦预测，不妨占这花将来能开几枝？”

”大师命另一人取一个字来，那人适持花工的剪刀在手，随口说出个“耳”字。

大师说：“花是奇花，当开四枝，但其景不久，必为尔所残也。”

”后花开果然如数，但形状类似牡丹，又类似玫瑰。

且一枝蕊为红色，一枝蕊为黄色，一枝蕊为白色，一枝蕊为紫色，极尽娇美。

一时消息传开每日欣赏者不绝，莫不叹为观止。

两个朋友自然得意，尤其一个更是珍惜，供养案头，亲自浇水施肥，殷勤务弄。

不料某日醉酒，夜半醒来忽觉得该去浇灌，竟误把厨房炉子上的热水壶提去，结果花被浇死。

此人悔恨不已，索性也摔了陶盆，生病睡倒一月不起。

此事虽异，毕竟为一盆花而已，知道之人还并不广大，过后也便罢了。

没想到到了夏天，西京城却又发生了一桩更大的人人都经历的异事。

是这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，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，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照着，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去看。

街面的形势依旧是往日形势。

有级别坐卧车的坐着卧车。

没级别的，但有的是钱，便不愿挤那公共车了，抖着票子去搭出租车。

偏偏有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亲临到这里，数辆的警车护卫开道，尖锐的警笛就长声儿价地吼，所有的卧车，出租车、公共车只得靠边慢行，扰乱了自行车长河的节奏。

只有徒步的人只管徒步，你踩着我的影子，我踩着他的影子，影于是不痛不痒的。

突然。

影子的颜色由深而浅，愈浅愈短，一瞬间全然消失。

人没有了阴影拖着，似乎人不是了人，”用手在屁股后摸摸，摸得一脸的疑惑。

有人就偶尔往天上一瞅，立即欢呼：“天上有四个太阳了！”

”人们全举了头往天上看，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。

四个太阳大小一般，分不清了新旧雌雄，是聚在一起的，组成个丁字形。

过去的经验里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，但同时有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，以为是眼睛看错了；再往天上看，那太阳就不再发红，是白的，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，白得还像什么？

什么就也看不见了，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，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？

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，只鸣喇叭，人却胡扑乱踏，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，是在看电影吧？

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”，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，而音响还在进行着。

一个人这么感觉了，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，于是寂静下来，竟静得死气沉沉，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最后要再吹一声，但没有吹起，是力气用完，像风撞在墙角，拐了一下，消失了。人们似乎看不起吹埙的人，笑了一下，猛地惊醒身处的现实，同时被寂静所恐惧，哇哇惊叫，各处便疯倒了许多。

这样的怪异持续了近半个小时，天上的太阳又恢复成了一个。

待人们的眼睛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，皆面面相觑，随之倒为人的狼狈有了羞愧，就慌不择路

<<废都>>

地四散。

一时又是人乱如蚁，却不见了指挥交通的警察。

安全岛上，悠然独坐的竟是一个老头。

老头囚首垢面，却有一双极长的眉眼，冷冷地看着人的忙忙。

这眼神使大家有些受不得，终就愤怒了，遂喊警察呢？

警察在哪儿，姓苏的警察就一边跑一边戴头上的硬壳帽子，骂着老叫花子：“pi!”“pi!”是西京城里骂“滚”的最粗俗的土话。

老头听了，拿手指在安全岛上写，写出来却是一个极文雅的上古词：避，就慢慢地笑了。

随着笑起来的是一大片，因为老头走下安全岛的时候、暴露了身上的衣服原是孕璜寺香客敬奉的锦旗所制。

前心印着“有求”“两字，那双腿岔开，裤裆处是粗糙的大针脚一直到了后腰，屁股蛋上左边就是个“必”字，右边就是个“应”字，老头并不知耻，却出口成章；说出了一段谣儿来。

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，其辞是：一类人是公仆，高高在上享清福。

二类人作“官倒”，投机倒把有人保，三类人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。

四类人来租赁，坐在家里拿利润。

五类人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

六类人手术刀，腰里揣满红纸包。

七类人当演员，扭扭屁股就赚钱。

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个馋。

九类人为教员，山珍海味认不全。

十类人主人翁，老老实实学雷锋。

此谣儿流传开来后，有人分析老头并不是个乞丐，或者说他起码是个教师，因为只有教师才能编出这样的谣辞，且谣辞中对前几类人都横加指责，唯独为教师一类人喊苦叫屈。

但到底老头是什么人，无人再作追究。

这一年里，恰是西京城里新任了一位市长，这市长原籍上海，夫人却是西京土著，十数春秋，酒京的每任市长都有心在这座古城建功立业，但却差不多全是几经折腾，起色甚微，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去了。

新的市长虽不悦意在岳父门前任职，苦于身在仕途，全然由不得自己，到任后就犯难该从何处举纲张目。

夫人属于贤内助，便召集了许多亲朋好友为其夫顾问参谋，就有了一个年轻人叫黄德复的，说出了一段建议来：西京是十二朝古都，文化积淀深厚是资本也是负担。

各层干部和群众思维趋于保守，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沿海省市远远落后，若如前几任的市长那样面面俱抓，常因企业老化，城建欠帐大多、用尽十分力，往往只有三分效果，且当今任职总是三年或五载就得调动，长远规划难以完成便又人事更新；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抓别人不抓之业，如发展文化和旅游，短期内倒有政绩出现。

市长大受启发，不耻下问，竟邀这年轻人谈了三天三夜，又将其调离原来任职的学校来市府作了身边秘书。

一时间，上京索要拨款，在下四处集资，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宏业，即修复了西京城墙，疏通了城河，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娱乐场。

又改建了三条大街：一条为仿唐建筑街，专售书画、瓷器；一条为仿宋建筑街，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；一条仿明、清建筑街，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、土特产。

但是，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，使城市的流动人员骤然增多，就出现了许多治安方面的弊病，一时西京城被外地人称作贼城、烟城、暗娼城。

市民也开始滋生另一种的不满情绪。

当那位囚首垢面的老头又在街头说他的谣儿，身后总是厮跟了一帮闲汉，嚷道：“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！”

”，老头就说了两句：“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”

<<废都>>

说不行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

” 闲汉们听了，一齐鼓掌。

老头并没说这谣儿所指何人，闲汉们却对号入座，将这谣儿传得风快，”自然黄德复不久也听到了，便给公安局拨了电话，说老头散布市长的谣言，应予制止。

公安局收留了老头，一查，原是一位十多年上访痞子。

为何是上访痞子？

因是此人十多年前任民办教师，转公办教师时受到上司陷害未能转成，就上访省府，仍未能成功，于是长住西京，隔三间五去省府门口提意见，递状书，静坐耍赖，慢慢地欲进没有门路，欲退又无台阶，精神变态，后来也索性不再上访。

亦不返乡，就在街头流浪起来。

公安局收审了十天、查无大罪，又放出来，用车一气拉出城三百里地放下。

没想这老头几天后又出现在街头，却拉动了一辆架子车，沿街穿巷收拾破烂了。

一帮闲汉自然拥他，唆使再说谣儿，老头却吝啬了口舌，只吼很高很长的“破烂喽——！”

承包破烂——喽！

”这叫声每日早晚在街巷吼叫。

常也有人在城墙头上吹埙，一个如狼嚎，一个呜咽如鬼，两厢呼应，钟楼鼓楼上的成百上千只鸟类就聒噪一片了。

这日，老头拉着没有轮胎的铁壳轮架子车，游转了半天未收到破烂，立于孕璜寺墙外的土场上贪看了几个气功大师教人导引吐纳之术，又见一簇一簇人集在矮墙下卜卦算命，就趑近去，也要一位卦师推自己的流年运气。

围着的人就说：“老头，这里不测小命，大师是峨嵋山的高人，搞天下大事预测！”

自将他推搡老远。

老头无故受了奚落，便把一张脸涨得通红。

正好天上落雨，噼噼叭叭如铜钱砸下，地上立即一片尘雾，转眼又水汪汪一片，无数水泡彼此明灭。

众人皆走散了，老头说声“及时雨”，丢下车子不顾，也跑到孕璜寺山门的旗杆下躲雨，因为呆得无聊，也或许是喉咙发痒，于哗哗的雨声里又高声念说了一段谣儿。

没想山门里正枯坐了孕璜寺的智祥大师，偏偏把这谣儿听在耳里。

孕璜寺山门内有一奇石，平日毫无色彩，凡遇阴雨，石上就清晰显出了条龙的纹路来，惟妙惟肖。

智祥大师瞧见下雨，便来山门处查看龙石，听得外边唱说：“……阔了当官的，发了摆摊的，穷了靠边的……”若有所思，忽嘎喇喇一声巨响，似炸雷就在山门瓦脊上滚动。

仰头看去，西边天上，却七条彩虹交错射在半空，联想那日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知道西京又要有了异样之事。

果然第二日收听广播，距西京二百里的法门寺，发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子。

佛骨在西京出现，天下为之震惊，智祥大师这夜里静坐禅房忽有觉悟，自言道如今世上狼虫虎豹少，是狼虫虎豹都化变了人而上世，所以丑恶之人多了。

同时西京城里近年来云集了那么多的气功师，特异功能者，莫非是上天派了这种人来拯救人类？

孕璜寺自有强盛功法，与其这么多的一般功法的气功师、特异人纷纷出山，何不自己也尽一份功德呢？

于是张贴海报，广而告之，就在寺内开办了初级练功学习班，揽收学员，传授通天贯地圆智功法。

学功班举办了三期，期期都有个学员叫孟云房的。

孟云房是文史馆研究员，却对任何事都好来劲儿，七年前满城正兴一种红茶菌能治病强身，他就在家培育，弄得屋里尽是盛茶菌的瓶儿罐儿，且要拿出许多送街坊四邻，如此就认识了一个茶友，以致这茶友做了老婆。

此后，夫妇俩又开始甩手，说是甩手疗法胜过红茶菌的，这当然只半年时间，社会上又兴吃醋蛋，又兴喝鸡血，他们都一一做了。

不想喝鸡血却喝出毛病，老婆的下身阴毛脱落，寻了许多医院治疗不愈，偶尔听说隔壁的邻人有祖传的秘方，老婆便去求治，果然新毛生出。

<<废都>>

邻人年纪比孟云房长一岁，以前也在一起搓过麻将，此后出门撞着，点头作礼，邻人嗤啦一笑。孟云房就买了很重的礼品回来对老婆说：“人家治了你的病，你应该去谢谢才是，老婆送礼过去，兴高采烈回到家，孟云房却将写好的离婚书放在桌上让她签字，说这下好了，咱们离婚吧，老婆是我的老婆，穿衣见父，脱衣见夫，我老婆的东西怎么让外人看到呢？”

！

离了婚半年，新娶了妇人叫夏捷，也就随夏氏另择了新居。

新居的平房正好与孕璜寺一墙之隔，隔墙不高，新婚后的孟云房平时没事，就常脑袋趴在墙头，听那边清器作乐，看那僧人走动；自参加学功后，每日闻得授功的铜锣一敲，便手脚如猴，逾墙而过。

一次就被智祥大师撞见，忙要逃避，大师就说：“咱们是老相识了嘛！”

“孟云房忙点头称是，却说：“大师这么好的记性，还记得我呀”？

大师说：“怎么能不记得，你们那异花是死了？”

“孟云房说：“是死了，大师测字实在灵验！”

“大师又问：“你那个朋友呢？”

病好了吗？”

“孟云房说：“病是早好了。”

大师竟也知道他是病过？”

真是神人！”

“大师说：“哪里：要是神人，那时我就该留下他这个名人来好生谈谈哩！”

“孟云房就忙说：“改日我一定领他来拜会大师！”

“一期学功班下来，孟云房迷上了气功，且四处张扬身上有了气感。

每有熟人聚会，他总是盘脚作用功态，动辄给别人发功，又反复问有没有感觉？”

感觉是没有的。

复念咒语，念得满嘴白沫，一头汗水，还是不行。

众人就浪笑了。

夏捷说：“他真有气了的，昨晚我肚子胀，他一发功，果然肚里嘎咕咕响，一会我就跑了厕所。

他现在酒肉不沾，烟不吸，葱也不吃哩！”

孟云房说：“真的。”

“众人说：“噢，跟了和尚就当和尚了，那戒色了吗？”

如果晚上不和嫂子睡，那就真是戒了！”

“夏捷也就笑了说：“我也等着他戒哩！”

“却拿眼乜斜过来，孟云房脸就红了。

夏捷的话，只有夏捷和孟云房知道。

原来学功期间，孟云房认识了寺里的小尼慧明。

慧明年方二八，三年前从佛学院毕业到孕璜寺，两人交谈过数次，孟云房甚是佩服她的佛学知识。

他也是看过《五灯会元》和《金刚经》的，又善发挥，倒惹得慧明常有难事来请教。

于是许多中午时分。

慧明在矮墙那边喊孟老师，两人就趴了墙头嘀嘀咕咕说长长的话。

一天晚上，月光清幽，夏捷从外边回来，见孟云房又趴在墙头与小尼姑说话因为趴得久了，蚊子叮那一双光腿，一只脚就抬起来不停地在另一条腿上搓。

墙这边说：“慧明，这篇论文写得好多了！”

可你也得悠着些劲儿呢。

“墙那边说：“我不累的，人累是心累。”

清静地写这份论文，我只觉得愉悦的。”

“墙这边说：“是如莲的喜悦吗？”

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、我倒羡慕你们……”墙那边就嘻嘻笑，说：“你什么都可以当，是不能当和尚的，你在外边寻清静寻不到，真到了清静处，怕你又受不得清静。”

“墙这边说：“是吗？”

<<废都>>

”那边又说：“前几日对你说过的事，一定得口严着。

”这边说：“这我晓得，心系一处，守口如瓶嘛！

”那边说：“孟老师真好，那我还写了一份状书，要托你送到市长手里，这边的就竭力探了身子，伸了手去接，说：“你站在石头上，我就接着了。

哎哟，脚威了吗？

”那边说：“没有的。

”墙头上一沓纸冒上来，孟云房抓到了，同时这边踏着的一根木条断裂，噗咚一声，人出溜下来，下巴正撞在墙头瓦上，一页瓦遂落地而碎。

夏捷看了一场好戏，说：“嘿嘿，孟云房，你可要小心的，《西厢记》我才看了一折哪！

”也不顾孟云房伤着没有，搭了凳子往墙那头看，小尼姑已幽灵一般从花丛里跑远了。

此时，夏捷当着众人面暗示孟云房，孟云房脸红了，却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吧，这也是作佛事，功德无量的。

”众人更是不得其解，就嚷道该吃晌午饭了吧，说：“嫂夫人不要急，只要你出力，不会要你出钱的！

”，便各人掏了五元，自然是赵京五脚勤提了篮子上街打酒买菜。

西京东四百里地的潼关，这些年出了一帮浪子闲汉，他们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浮躁得像一群绿头的苍蝇。

其中一个叫周敏的角儿，眼见得身边想做官的找到了晋升的阶梯，想发财的已经把十几万金钱存在了银行，他仍是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东西。

日近黄昏，百无聊赖，在家闷读罢几页书，便去咖啡厅消费，消费了一通，再去逛舞场。

舞场里就结识了一个美艳女子。

以后夜夜都去，见那女子也场场必至。

周敏就突发奇想：这女子或许能给我寄托！

舞散后，提出送女子回家，女子推辞一番却并不坚决，他就大了胆子，用自行车驮到一个僻背巷口。

女子跳下来告别，说你走吧，却是不走。

他就上去亲了一口，女子便鸣地哭了，说：“我恨你！

”周敏说：“我太激动。

我再不了。

”女子说：“我恨这个时候才见你，三年前你在哪儿？

：”周敏一把拥了她再在车后架上，一阵风骑到城外河滩，车子一倒，两个人也倒在沙窝里做了一团，这时女子说，“我有丈夫哩，孩子都两岁了。

”周敏吃了一惊，但已无法自制，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只要你，你嫁给我吧！

”女子叫唐宛儿，从此不忘了周敏，回家提出离婚，丈夫不同意，剥光了衣服地打。

这边一打，舞场上的周敏见不上，布置了小兄弟在宛儿家的前后察看动静。

消息返回，周敏就在那丈夫前脚出门，后脚进去，带宛儿出来藏于一处密室。

潼关县城也就那么般大。

每只苍蝇都有出处，何况一个活人？

第四天里，周敏来见宛儿，宛儿只说调她刚才瞧见丈夫的一个朋友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派来查访的。

周敏听了，也觉得自己早已不宜于呆在这小地方，当下包一辆出租车开往西京城里，租赁一所房子住下了。

初到西京，两人如鱼得水，粗略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先逛了华清池、大雁塔，又进了几次唐华宾馆、天马乐园。

这妇人是好风光的尤物，喜欢宾馆的豪华和漂亮的时装，又喜欢读书，有奇奇妙妙的思想。

两人路过城中的报话大楼，巨大的钟表正轰鸣着乐曲报时。

宛儿便说：“人若要死，从钟表上跳下来，那死也死得壮观吧！

”周敏说：“我要死，我才不跳的，拿一根绳子就吊死在钟表上，既能在乐曲中死去，死去又能让全

<<废都>>

城人都看得见！

”宛儿说声好，竟扑在周敏的怀里撒娇，说她那个丈夫以前和她吵架，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，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，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翻了。

周敏说：“他不懂”。

妇人说：“他只是有劲，是头驴子”。

<<废都>>

编辑推荐

《废都》法国费米那文学奖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